

天路历程

《天路历程(下)》

32、漫话怯疑驳异端

这时我在梦中看见，他们朝着一个高坡走去，那个高坡离路边不远，是专门为天路行客瞻望前方而修筑的。正是在那个地方，基督徒和他的兄弟守信第一次见面。女基督徒一行在那里坐下，休息片刻，大家谈笑风生，因为他们刚刚摆脱了陷阱和罗网，战胜了危险的肆虐巨人。当他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，女基督徒问神勇在刚才的搏斗中有没有受伤。

“除了皮肉划破了一些口子之外，”神勇回答说，“别的没受什么伤害。其实，迄今为止我受的这些皮肉之苦不但没有为我留下痛苦，反而成为我对上主和你们挚爱的见证。此外，在上帝的恩典之中，我可以因此而在最后得到更高的奖赏。”

“慈善的先生，”女基督徒又问，“当你看见肆虐巨人挥动棍棒朝你打来的时候，你没害怕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神勇说，“因为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完全信靠上主，他有不可战胜的无穷力量。”

“当肆虐巨人第一次把你打倒在地的时候，你都想了些什么？”她又问。

“哦，”神勇回答，“我想到我们的主他自己所受的屈辱，但是最后他还是征服了一切。”

当你们都想到自己的喜乐的时候，“马太说，”我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他的圣灵不但带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，而且把我们从肆虐巨人的手中解救出来。在我看来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更加相信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经历了 he 如此的厚爱。”

然后，他们站起来继续走。在前面不远处有一颗橡树。走近之后，他们发现一位年老的天路行客正在树下沉睡。他们是从他的衣着、手杖和腰带看出他的身份来的。

于是，向导神勇先生上前把他唤醒。那位老绅士边睁眼边叫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有何贵干？”

“伙计！”神勇说，“火气别那么大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们都是朋友。”

这个老人满腹猜疑地站了起来，想要弄清楚来者究竟是什么人。

向导说：“我是神勇，是这些天路行客的向导，他们要去天国之城。”

那位名叫诚信的老人说道：“请你们原谅，我刚才担心你们就是不久前抢劫小信的那些强盗的同伙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你们是一些诚实之人。”

“嗯，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伙强盗的同伙，你能怎么样，又能如何保护你自己呢？”神勇问。

“我能怎么样？！”老人说道，“哼，我将豁出这条老命和你们决一死战。而且，如果我那样做了，我敢说你们谁也打不过我；因为一个基督徒永远不会被征服，除非他自己屈从放弃。”

“老先生，说得好！”神勇答道，“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真正的勇士，因为你说出了真理。”

“同样，我凭着你这句话可以知道你明白走天路的真谛，”诚信老先生说，“因为其他人都认为我们轻易就会被征服。”

神勇说：“好！今时我们幸运地相逢，恳请告知尊姓大名，府上是哪里，以便请教。”

“恕我先不告诉你我的名字。我来自愚昧城，就在毁灭城的北边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，我们是同乡了。我相信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，你是不是老诚信先生？”

那位老先生脸色微红，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不是我自夸诚信，那是我的名字；我希望我的为人处事能够名副其实。”

“不过，先生，”老诚信接着说道，“既然我来自那么一个鬼地方，你怎么就能猜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久仰你的大名，”神勇说，“我是从我的主人那里听说的，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不过，我经常感到奇怪，你们的城中竟然也会有人愿意出来奔走天路，要知道那是一个连毁灭城都不如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！”诚信先生说，“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太阳更远，因此天气更冷，人心更加麻木不仁。不过，即使一个人呆在冰山雪窟，一旦公义的阳光照耀在他的身上，他那颗冷酷的心也会溶化。我就是被那公义之光所溶化而逃离愚昧城的。”

“诚信老人，”神勇说道：“你所说的都是金玉良言，我由衷地信服。”

接着，老先生用圣洁仁爱的吻向每一个人表达亲切的问候致意，并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，以及他们奔走天路以来衣食起居等方面的情况。

女基督徒感激地说道：“我想你也许听说过我的名字了。那位虔诚的基督徒是我的丈夫，这四个都是他的孩子。”

你难以想象诚信老人在听了她的介绍之后欣喜若狂的情景。他手舞足蹈，眉开眼笑，用千百个美好的愿望为他们祝福，说道：“我久仰你丈夫的大名，也听说过许多关于他当年在天路上身经百战、出生入死的故事。他的信念、勇气、百折不挠和诚恳正直，使他的大名在这一带有口皆碑，我讲这些是为了给你一些鼓励和安慰。”

然后他转身打量着孩子们，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孩子们一一回答。于是，诚信老人一个一个的挨着对他们说：“马太，你应该像耶稣的那位门徒马太，不要学他以前当税吏时的恶习，而要学他蒙召以后的美德。撒母耳，你应当向先知撒母耳学习，那可是一个凭信心和祷告生活的人啊！约瑟，你要像约瑟一样，当他在侍卫长波提乏家里的时候，不受诱惑，保持高尚的情操。雅各，你要学习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弟

弟，那位公义正直的雅各。”

众人又向老诚信先生介绍慈悲小姐，说她如何背井离乡，跟随女基督徒和她的孩子们踏上了天路。老先生听了以后对她说：“你的芳名叫做慈悲，就应该永远以慈悲为怀，这样你就会克服沿途所遇到的一切困难，直到你如愿以偿，到达天国，在那里你会怀着欣慰的心拜见上帝，他就是慈悲的源泉！”

在诚信老先生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，向导神勇一直兴高采烈，笑容满面，亲切地望着他的伙伴们。

当他们一起继续行走的时候，神勇问诚信老先生：“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做怯疑的人，他也是从你的老家一带走上天路的。”

“认识，”诚信说道，“还很熟呢！他对于天国的道理还有些根基，但是生性胆怯多疑，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叫人头疼的天路行客之一。”

“听起来，你对他了如指掌，”神勇说道，“你对他性格的描写真是一针见血！”

“当然了解，”诚信说道，“我和他曾经是情同手足的密友，经常形影不离。当初，他开始思考我们未来的出路何在，想走天路，那时我就和他在一块。”

神勇说：“我曾经是他的向导，把他从我主人的家一直领到天国的门前。”

“那你就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麻烦的人了。”诚信老人叹道。

“确实如此，”神勇说，“但是我善于忍耐，能够宽容。因为这是我蒙召所承担的使命，所以经常为他这种人担任向导。”

“那么，”诚信老人说，“请你为我讲讲他的事情，给我说说你在为他担任向导期间所遇到的麻烦。”

“咳，”神勇说，“他总是慢心忪忪，害怕自己没有资格到天城去。因此，一听到有人说风凉话，他就担惊受怕。我听说他在绝望潭那边一躺就是一个多月。尽管他也看见有不少人从他前面越过泥潭，而且还有一些人愿意助他一臂之力，但他就是裹足不前。他又不愿半途而废。照他的说法，到不了天国，宁愿去死。然而每逢遇到困难，他又灰心沮丧，甚至草木皆兵，连路人扔掉的麦秸稻草，都会使他绊倒掉跟头。哼，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，他在绝望潭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此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说来也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胆量，竟然冒险越过绝望潭。可是出了泥潭之后，他又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脱险，还是瞻前顾后。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，总是有一个抹不掉的绝望潭，他不论走到哪里，总是随身带着这样一个泥潭，否则的话，他就不会老是那么慢心忪忪。”

“后来，”神勇接着说，“他来到那扇小门前面——你知道我说的小门是什么——就是天路开端的那扇窄门，他在那里一站又是很久，然后才鼓起勇气上前敲门。有人为他开门以后，他又畏缩不前，步步退让，叫别人先进去，说自己根本不配。虽然，他比有些人到得还要早，但是坐失良机，却落在那些晚到的人们后面。那个可怜的人情愿站在那里哆哆嗦嗦，畏首畏尾。我敢说，谁见了他那副模样，都会动恻隐之心的。最后，他才拿起悬挂在门上的一把锤子，轻轻地敲了一两下。有个人为他打开门，他又像以前那样退缩回去。那位给他开门的人走出来对他说：你缩手缩脚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听了这话，他瘫倒在地上。跟他说话的人看到他昏倒，十分惊讶，于是上前说道，愿你平安。起来吧！我已经为你敞开大门，只管进来，因为你是一个蒙福之人。他听了这番话爬起来，战战兢兢地往里走。进门以后，他又满脸

羞愧，低头不语。哦，后来他在那里受到款待，你也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多么热情周到；不久，他们嘱咐他继续上路，并告诉他应该走的正道。”

“后来，他来到我们家中。他在我主人晓谕先生门前的举动，仍然和他在小窄门那里的时候如出一辙。他不顾寒冷，先是在门前犹豫徘徊了好一阵子，就是不敢上前叫门。那时的夜晚漫长而又寒冷，所以他又不愿意回去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怀中还揣着一封密信，介绍他到那里去住宿休养，还可以要求主人为他派遣一位骁勇之士作为向导，因为他本人胆小。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敲门。于是，他继续在门外辗转彷徨，那个可怜的人啊，直到后来，几乎冻饿而死！他就是那么一个沮丧气馁的人，眼睁睁地看到一些人敲门入内，可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向前去。我记得到了后来，还是我向窗外张望，才看到有个人在门外徘徊。我走到门外，问他是谁。可是，那个可怜的人哟！两眼泪汪汪的无言以对。等到我明白了他的愿望，便进去告诉了屋子里的人，大家又把这件事禀报了我们的主人。他派我再次出去，恳请那人进来。”

“但是我敢说，”神勇继续讲着，“做这件事可难着呢！最后，他还是进来了。我必须提到，我的主人对他来说真是充满爱心，关怀备至。当时，餐桌上没有多少佳肴，但是大家都让他先吃。后来，他呈上密信，我的主人看过以后，说可以答应他的请求。就这样，他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看起来精神振奋了一些，心情也好多了。你也知道我的主人，他的心肠特别温柔善良，对畏惧害怕的人尤为热心周到，因此，他对怯疑先生体贴入微，为的是能够使他真正振作起来。嗯，当他参观了那里的各种景象和展览之后，便准备继续奔走天路。这时，我的主人就像以前对待基督徒一样，给了他一瓶提神祛病的饮料和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。就这样我们一起出发了，我在前面开路，他跟在后面，一路上沉默寡言，只是不断地长吁短叹，似乎有无穷的心事。”

“当我们来到那三个家伙被悬挂着的地方时，”神勇接着说，“他又伤感起来，说担心自己将来也会落到那样的下场。只是在看到十字架和耶稣当年被埋葬的坟墓的时候，他才喜形于色，露出高兴的神情。我得承认，他很愿意在那里多呆一阵子，多看一下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看起来愉快多了。当我们来到艰难山的时候，他没有畏缩不前，从狮子身边走过时也没有恐惧。你要知道，他所烦恼的并不是这么一些艰难困苦，他真正挂虑的，是在最后关头能不能如愿以偿，进入天国之城。”

“后来，我们来到富丽宫，”神勇说，“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儿，我一把将他推到门内。进去以后，我介绍他认识了宫中那些年轻的姑娘们。但是他羞于见人，不愿意交往，而是喜欢独往独来，深居简出。然而，对于有益的谈话，他又总是充满兴趣，还经常躲到屏风后面听人们交谈。他也很喜欢观赏那些古董，看了以后还会反复揣摩，怀古思今，感慨一番。后来他对我说，他对不久前去过的两个地方情有独钟，一是窄门那里，还有晓谕之家；但是他羞于启齿，不敢要求在那里多住些日子。”

“我们离开富丽宫之后，向屈辱谷挺进，”神勇说，“我平生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在下山时如此顺利。他不在乎自己多么平庸卑贱，只求最终能够得享福祿。我觉得他对于那座峡谷有着特别的感情，因为在整个天路的行程中，我从未见过他像在屈辱谷中那样情绪饱满。”

“在峡谷中，”神勇说，“他有时躺下，紧抱大地，深情地亲吻那些生长在谷中的鲜花。每天早晨，天一亮他就起床，在峡谷中往返穿梭，来回漫步。”

“但是，”神勇接着说道，当他来到死荫幽谷的入口处时，我一度想到可能会失去我的伙伴。我倒不是担心他会走回头路——他一向反对中途退却，而是看到他吓得魂不附体。哎呀！“他不断地喊叫着，妖魔鬼怪要害我的命啦！妖魔鬼怪要害我的命啦！”我拿他真是没有办法。他在幽谷中不断的喊叫，那些妖魔鬼怪要是听到他的诈唬，肯定会垂涎三尺，前来袭击我们。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当他从那里穿过

的时候，谷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宁静。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主对那些顽敌采取了特别的措施，命令他们在怯疑先生走出幽谷之前，不许出来为非作歹。”

“如果把他的故事都讲给你听，可能会使你觉得冗长乏味。”神勇说，“因此，我再给你讲一两件事就会打住。当我们来到浮华市场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些愚蠢的行为便怒火中烧，忍无可忍。我以为他会跟市场上所有的人们干起来呢！那时我真担心他会闹事，惹得那些家伙把我们两个劈头盖脸痛打一顿。在迷魂地他也是非常清醒。但是，当他到达那条无桥之河的时候，他又开始胆怯疑虑起来。完了，完了！他嚷着，我将会葬身水底，永远也见不到梦寐以求的救主了。我不远千里，远道而来，不就是为了以坦诚之心去见主面吗？”

在那里，我还注意到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：河水刚刚没过脚面，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到无桥之河中的水那么浅过。所以，他涉水过河，轻而易举地就到了对岸。当他走近天国之门的时候，我和他告别，准备返回，并祝愿他在上天受到热情的接待。你放心吧，他说，我一定会的！“然后，我们就分手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”

“听起来，”诚信说道，“他最后算是如愿以偿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神勇说，“我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，他是个灵魂纯洁的好人，就是容易胆怯疑虑，情绪低落，这样就使他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，又使别人受到连累。和许多人相比，他对于罪的问题尤为敏感。他非常害怕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甚至压抑自己，连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情都不敢问津，生怕得罪了别人。”

“问题在于，”诚信问道，“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却终日抑郁寡欢，跳不出胆怯疑虑的阴影呢？”

“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，”神勇回答说，“其一，充满智慧的上帝允许这样的人存在，经上说得好，有的人要吹笛，有的则要哭泣。”怯疑先生就是那种演奏低音乐器的人。他和他的伙伴们吹奏的是低音喇叭，发出的声调要比别的乐器低沉悲凉，尽管确实有人认为低音是音乐的基调。对于我本人来说，还是比较喜欢以凝重低沉的表达而开始的乐曲。一位乐师在校准音调准备演奏时，通常先拨动低音琴弦。上帝为了把人们的灵魂纳入自己美妙的乐章，也总是从那些心事沉重的人身上开始。不过，怯疑先生的弱点也正在这里，除了沉溺于低缓的音域，他奏不出欢快的调子，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有所好转。”

“我这样大胆地用比喻来谈论怯疑这种人，是为了帮助年轻的读者增强智慧，更加成熟，因为在《启示录》中，约翰就用一个乐队比喻那些被拯救的灵魂，他们吹响号角，弹奏竖琴，在上帝的宝座前面载歌载舞。”

诚信说道：“从你对怯疑的讲述中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。不论对于艰险、狮子还是浮华市场，他都毫不畏惧。但是对于罪孽、死亡和地狱，他却怕得要命，因为他对将来在天国能够得到的好处心存疑虑。”

“讲得好，”神勇说，“这些就是他深感烦恼的事情。就像你慧眼所识，作为一个天路行客的必要条件，他的精神还不错；他的烦恼都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胆怯、疑虑和软弱所引起的。我坚信一句格言如果有放火者在前面挡路，就应该冲上去把他抓住。但是，他为之烦恼压抑的这些事情，不是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摆脱的。”

女基督徒听了以后说道：“怯疑先生的故事发人深省，给我很大启发。我本来以为没有人会和我一样多愁善感，但是，现在我看出来了，在我和这位善良的怯疑先生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。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方面有所不同。其一，他的烦恼不论多大，都会溢于言表；而我总是把烦恼埋在心里。其二，他的烦恼使他不能自拔，连去敲门的勇气都没有，而那些馆舍正是款待天路行客的地方；而我有了烦恼，就去使劲地敲门。”

“如果我可以讲几句心里话，”慈悲说道，“我想坦白地承认，我有不少弱点和怯疑先生如出一辙，因为我在所有的事情中最害怕的，就是将来会在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遭受惩罚，或者不能在天堂的乐园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哦！对我来说，只要能够居住在那里，就是最大的福份了，尽管要放下世上的一切才能进入那乐园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为了真正得到救恩，我还有许多弱点需要改进；”马太也说，“畏惧感促使我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。既然像他那样有缺点的好人都会达到目的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充满得救的希望呢？”

“没有畏惧，就得不到恩典，”雅各接着说，“虽然对地狱的恐惧不一定总是带来恩典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没有对于上帝的敬畏，就没有恩典可谈。”

“雅各，你讲得好啊！”神勇说道，“你说到点子上了，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毫无疑问，没有好的开端，便不会有好的发展，也不会有好的结局。好了吧，关于怯疑先生的事我们就此打住。最后，我们送给他一首诗歌作为临别的纪念吧。”

说罢，神勇先生唱起来：

怯疑先生啊，你对上帝充满敬畏，就担心对自己的良心有什么违背；你也曾经害怕地狱的火湖和深渊，但愿聪明的人们都能够悔改认罪。

这时我在梦中看见，他们继续边走边谈；当神勇结束了对怯疑的评论之后，诚信先生接着给他们讲述了另一个人的故事。

“有个人名叫任意，自称天路行客，”诚信先生说道，“但是我敢肯定，他不是从天路开端的那扇小窄门进来的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为他挑明这件事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诚信说道，“还不止一两次呢！但是他执迷不悟，总是一意孤行。他既不关心别人，又不听从别人的意见，对以往的鉴戒更是不放在心上。他刚愎自用，任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，谁也无法改变他的主意。”

“请给我们说说，”神勇问道，“他遵行的原则是什么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”

“他奉行的原则，”诚信回答说，“就是一个人既可以学习天路客的美德，又可以仿效他的恶习，如果二者兼而有之，他肯定也能够得到救赎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神勇说道，“如果他说一个好人也可能有罪恶的言行，又具备天路客的美德，这倒情有可原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从罪恶中解脱出来，而是要时刻警醒，避免邪恶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他说的并

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你是说他主张不分善恶，都可以为所欲为。”

“说得对，”诚信说道，“我正是这个意思，他是那么说的，也是那么做的。”

“他凭什么那么说呢？”神勇问道。

“哼，”诚信老人回答，“他说有《圣经》作为根据呢！”

“诚信老先生，”神勇说，“请为我们再讲得具体一些。”

“我当然愿意，”诚信老人回答，“他说，既然上帝所喜悦的大卫王和有夫之妇有不正当的关系，那么他也可以那么做；他说，既然所罗门有很多妻子，他也主张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制；他说，撒拉和那些圣洁的埃及接生婆都撒过谎，喇合因为撒谎而拯救了别人！”因此，他也可以那样做；他说，那些门徒听从耶稣的话，偷走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因此，他也可以那样做；他还说，雅各用撒谎的手段骗取了他父亲的遗产，因此，他也可以那样做。”

“他真是断章取义，强词夺理！”神勇叹道，“你敢肯定他就是那么想的吗？”

“我曾经听过他引经据典，为自己的观点狡辩。”诚信老先生说。

“这是一种为世人所不能容忍的观点。”神勇说道。

你必须正确理解我的话，“诚信老人说道，他并没有说任何人都可以那么做，但是他认为，如果谁有做那种事情的德行，就不妨也那样试试。”

“但是，”神勇说道，“还有什么比这种结论更为荒谬虚假呢？因为这无非就是说，一个虔诚的人由于偶尔作恶，他就可以因此而自暴自弃，甚至专横武断，肆无忌惮。打个比喻说，一个小孩子由于以前被阵风吹倒，或者曾经因为被石头绊倒而跌入污泥浊水，他就可以像一头野猪一样愿意整天泡在泥浆中打滚。有谁能够想到一个人会由于肉欲的冲动而弄瞎自己的双眼？但是，经上写的一定准确无误：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；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”按照他的假设，那些效法义人过犯的人们也会有敬虔圣洁之士的美德，这简直就是一种和上述观点一样荒谬的妄想。这就如同一条狗也会找出理由说：我有，或者可能有孩子的特征，因为我舔他们的排泄物。这种人正如经上上所说，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，并不表明他们有意效法虔诚的德行。“我也不能相信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有信念和爱心。我知道，你曾经据理力争，严词驳斥他的谬论。请告诉我，他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？”

“嗯，”诚信老人回答，“他说什么，做这些事情有一定之规，远比口是心非、言行不一要诚实得多。”

“这种回答真是用心险恶。”神勇说道，“如果我们口头上公开反对腐化堕落，但是实际上又放纵私欲，作奸犯科，固然十分可恶；但是，一边犯罪，一边为自己开脱，寻找理由继续宽容放纵，性质就更为严重。前者会使旁观者偶尔绊倒，而后者则会把他们诱入陷阱。”

“有许多人，”诚信老人说，“和这个家伙一样心术不正，但是心照不宣，不像他一样直言不讳，有啥说啥；这样就使人们常常贬低了奔走天路的意义和价值。”

“你说的一针见血，”神勇道，“这种情景真是令人悲哀；但是真正敬畏天堂乐园之王的人，最终将会和他们分道扬镳，摆脱私欲和罪恶。”

“世上有种种奇谈怪论和异端邪说，蛊惑人心，”女基督徒说，“我就听人讲过，时间长得很，到死再忏悔也不迟。”

“这可不是聪明的做法，”神勇道，“如果这个人在一生中有一个星期要跑三十二公里的路程，而推迟到一周内的最后一个小时才让他上路，他肯定不会甘心情愿的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”诚信老人说道，“可惜的是，在那些自称为天路行客的人当中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是个上了岁数的人，已经在这条路上跋涉了很久，我见过得事情可算多着呢！我曾经见过这样一种人，他们开始上路的时候，雄心勃勃，好像要超过前面所有的人似的；可是还没有走出几天，就暴尸荒野，永远也无法看到那应许之地的美景。”

“我也见过一些人，”诚信老人接着说，“他们在出发走上天路的当初，并没有立下什么坚定的誓言，有人因此就认为他们走不了几天，但是历史却证明他们后来成为优秀的天路行客。”

“还有一些人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们匆忙上路，大步向前飞奔；可是没过多久，就半途而废，用同样快的速度跑回原地。”

“我还见过一些人，”老人又说，“他们开始时高度赞赏一个天路客的生活；但是没过多久，就出尔反尔，竭尽全力诽谤低毁。”

“我也听说过一些人，”老人接着说道，“他们一开始朝着天国的乐园挺进的时候，曾经肯定地说确实有那么一个地方；可是当他们即将到达那里的时候，又原路返回，声称根本就没有天堂的存在。”

“我还听说过一些人，”老人说道，“他们自吹自擂，说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都会百折不挠；可是一旦遇到虚惊和风吹草动，就会把信仰、天路行客的正道和所有的一切都抛到脑后，逃之夭夭。”

就在他们边走边说的时侯，路边突然冲出一个人来，跑上前去拦住他们，喊道：“先生们，还有你们这些弱女子和孩子们，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性命，就赶紧躲开，前面有一伙强盗！”

“就是不久以前对小信拦路抢劫的那三个家伙！”神勇说道，“哼，我们才不怕他们呢！大家随时做好准备！”

于是，他们继续往前走，在每逢拐弯抹角的地方都步步留神，加倍警惕，防止那些恶人蹿出来寻衅闹事。但是，不知道那些家伙早已听到了神勇的大名而闻风丧胆，还是忙于别的什么勾当，他们一直没有出来骚扰这些天路行客。